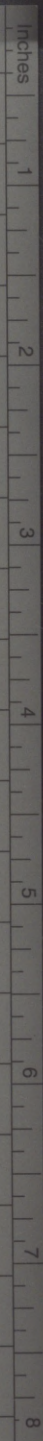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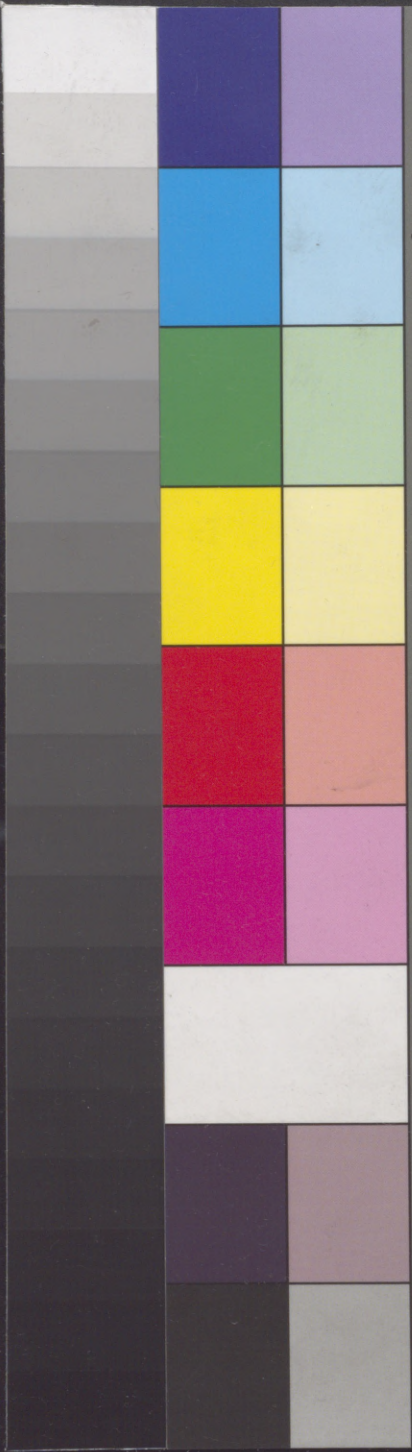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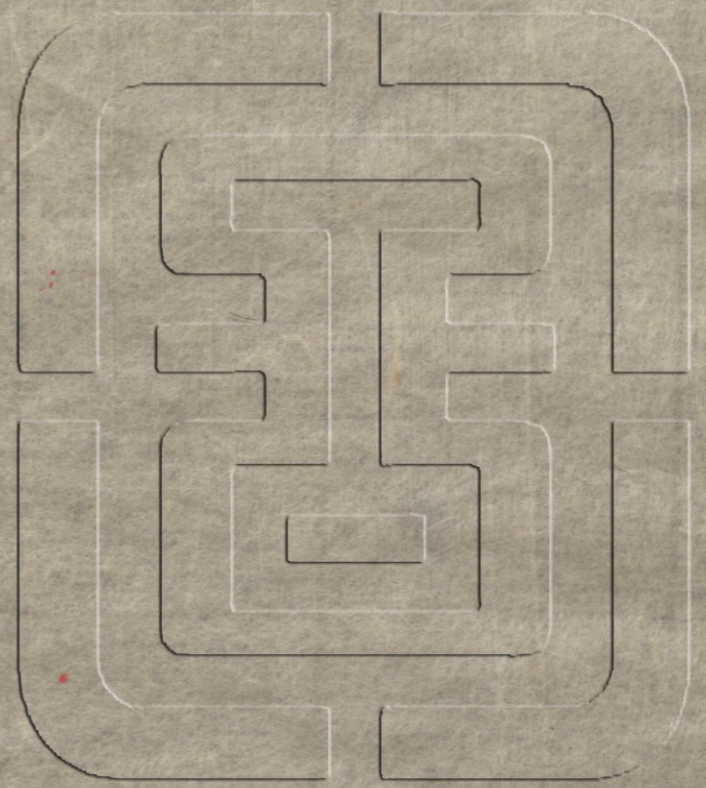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七八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春秋經傳集解僖下第七

杜氏 盡三十三年

經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

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而葬無傳三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日入

已巳已巳九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傳言楚子使子去宋經書者蓋耻不得志以微者告捕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

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

僖三十年傳

夜繼而出

襄十九年

傳

夜繼

納師

師

師

師

疏乃從城

下

縣

繩

納

師

行李之往來

左傳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為

東道主

共其乏困君

亦無所害

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
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杞先代之後而迫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
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今稱朝

者始於朝禮終而不全異
於介葛盧故唯賤其爵
公卑杞杞不共也

杞用夷禮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
前年齊不廢
故賤之

喪紀禮也
予贈之數
秋入杞責無禮也
責不
共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
子文時不為
治兵習號令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及食時也

子文欲委重於
子王復治兵於蔿
子王為令
子王故略其事
尹故蔿楚

邑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

文子文飲之酒
賀子王
為賈尚幼後至不賀

為賈伯贏孫叔
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
敷之父幼少也

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

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

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

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三

百

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

晉告急公孫固宋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戊穀以備齊於是乎蒐于被

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

軍今復入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

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

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賊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

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

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

枝先軫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荀林父御我魏犢為右荀林父中行相子晉侯始

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子犯曰民

務

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

二十五年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

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

不求豐焉不詐以明徵其辭重言公曰可矣

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

以示之禮蒐順少長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

戍

使申叔去穀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經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戰

者曹衛公子買戍衛不卒伐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子業

也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二十刺之法示

不枉濫也公實思晉殺子叢而誣叢以廢戍

之罪恐不為遠近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

入曹執曹伯昇宋人昇與也執諸侯當以歸

以與宋所謂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

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楚

既次城濮以師鬻晉不與戰也子玉及陳蔡之師不書楚人恥敗告文略也大崩曰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子玉違其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衛侯

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王子虎臨盟不同故不

書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非王命所加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經

書癸丑月十八日也傳書癸亥月二十八日經傳必有誤陳侯如會無傳陳本

與楚楚敗懼而屬晉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

師故曰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

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衛侯之入由衛于叔武故以國逆為文例在成十八年

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奔例在宣

十陳侯款卒無傳凡秋杞伯姬來無傳莊公女歸寧曰

來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陳共公稱子先

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而在鄭上

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衰敗也天王狩于河陽晉地今河

懸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壬申公朝于王所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

壬申十月十日有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日而無月史闕文
稱人以執罪及民也例在成十五年
年諸侯不得相治故歸之京師
衛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
元咺與衛侯訟得勝而歸從國
逆例者明下衛侯無道於民國人

諸侯遂圍許
會溫諸侯也許此再會
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曹

伯襄復歸于曹
曹伯故從國逆之例而復
曹感侯孺之言而復
遂會諸

侯圍許
言遂得復而
行不歸國也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曹在衛東

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
從汲郡南渡
出衛南而東
侵曹

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五鹿衛地
二十月晉郤穀率

原軫將中軍齊臣佐下軍上德也
先軫以下
軍佐超將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
斂孟衛地
衛

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襄牛衛地
公

子買戍衛
晉伐衛衛楚之昏姻
魯欲與楚故戍衛
楚人救衛不

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
召子叢而殺謂
之以謝晉

楚人曰不卒戍也
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
事而歸故殺之殺子叢在

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起晚至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

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晉侯患之聽輿人

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師遷焉曹人

兇懼遷至曹人墓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

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

用僖負羈而棄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

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今無入僖負羈之官而

免其族報施也報之殮塵魏犇顛頡怒曰勞之

不圖報於何有二字各有燕燕燒

魏犇傷於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使問且

視之病將終之魏犇東胃見使者曰以君之

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魏犇為先歸

張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公曰

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告楚不許我欲戰

本

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先軫曰使宋舍我

而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我執

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

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

賂而怒楚之頑頑必自戰公說執曹伯分曹衛

之田以畀宋人楚乎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

申救去穀申救戊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

帥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於十七年

而亡亡十九年而反此四十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

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

故曰天假之而除其害除惠懷天之所置其可廢

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未過分又曰知難而

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今謂

與晉遇當子玉使伯欒請戰伯欒子越椒也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

也讒慝若薦賈之言謂王怒少與之師唯西

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

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

圍宋之衆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

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子玉使宛春告

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子犯曰子玉無禮

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

不可失矣言可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奔之謂

諸侯何言將為諸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

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

二國使告絕于楚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

而後復之攜離也圖之須勝負決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

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又乎微楚

之惠不及此重耳避楚成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一合三千里初楚子云若及國背惠

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我曲楚直其衆素

飽不可謂老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

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

父崔夫秦小子憇次于城濮國歸交崔夫齊大夫

秦穆公子也楚師背鄆而舍鄆立陵險阻名晉侯患

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曰原由每每舍

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

公疑焉疑衆謂已子犯曰戰也戰而

捷必待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

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殺也水北曰陽姬姓諸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

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監楚是以懼子犯

日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

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子去使

鬪勃請戰鬪勃楚大夫日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

而觀之得臣與萬目焉寓寄晉侯使欒枝對

日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

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

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鬪勃令戒勅戒爾車

乘敬爾君事詰朝相見詰朝平且晉車七百乘

鞞鞅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晉日鞞在晉日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日少長有禮其可

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

以益攻戰之具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

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

軍日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

關宜申子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奔楚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一旆而退之大

旗也又楚二施而
退使若大將稍却
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
起塵詐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
擊之公族公所
孤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

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二十軍唯中軍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

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襄王聞

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鄉猶屬也城濮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

殺之前三月

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晉欒枝

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獻楚俘于王馭介百乘徒兵千馭介甲

徒兵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傳相也以周平王

步卒鄭伯傳王用平禮也享晉文侯仇之禮

享晉侯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

厚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

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

與父大夫也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輅大

金輅戎輅戎車 彤弓一彤矢百 絃弓矢千 赤

弓絃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 拒鬯一酋 黑

黍鬯香酒所以 虎賁三百人 曰王謂叔父敬

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逖王慝 王者糾而遠之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

子之不顯休命 大也休美也 受策以出出

入三覲 出入猶去來也從 衛侯聞楚師敗懼

出奔楚遂適陳 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奉使攝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踐土宮

於京師 要言曰皆辨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

盟明神殛之 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辨助也渝

也俾使也隊及而女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

盟也信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德教

民而後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王纓未之服也

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 先戰夢河

神謂已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康 孟諸宋藪

左氏七

交曰イタヤ弗致也イタヤ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ハ子

子西子王カ之換子王剛悞弗聽榮季曰死而入モ

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テ

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弗聽出告テ

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トモ

也盡心盡力無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久ス

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ハ二邑子弟皆從子王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ス

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王カ也二子以レ此及テ

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文カ

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繼而縣絕故得不死

王時別遣道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

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晉侯聞之而後喜

可知也喜見於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タリ

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或訴元テ

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テ

之角元咺不廢命奉夷救以入守夷六月晉テ

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甯武子與衛人

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曰天禍衛

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

今天誘其衷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日牧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

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

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明神先君

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

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不信甯子先長

將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將衛大夫

欲速故先入衛侯速驅公子欲犬華仲前驅衛侯速驅

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

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以

叔武尸枕其股歃犬走出武故公使殺之元喧出

奔晉元喧以衛侯驅入殺城濮之戰晉中軍

奔晉叔武故至晉懇之

城濮之戰晉中軍

風于澤半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旒

日旆通 初瞞奸命此二事而不司馬殺之

以徇于諸侯使茅枝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

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推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為之孫 秋

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 厭俘投馘

飲至大賞授數也厭入楚俘於廟 徵會計貳徵召諸侯將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

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顛初瞞舟之僑 詩云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

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冬會于温討不服也討衛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 甯武子為輔鍼莊子

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

不與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

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躬親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 衛侯不

勝二十子 殺士榮刑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堂深堂別甯子為囚室

甯子

職納橐餽焉甯命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

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是會

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諸侯而欲

尊事天子天子以爲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使若天王自狩以失地

且明德也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晉之

危疑之理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壬申公朝于

王所執衛侯經在朝王下丁丑諸侯圍許許

十五日有百無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

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齊桓公

爲會而封異姓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

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先君唐叔

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

偕命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

非刑也衛已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

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

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

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今復增置三行以

辟天子大軍之名三行無佐疑大夫帥

經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

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公至自

圍許無傳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魯侯諱盟

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遠禮盟公侯王秋大子虎遠禮下盟故不言公會又皆稱人

兩電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

魯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饋公行不當致饋故

日禮夏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

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

之盟且謀伐鄭也經書蔡人而傳無名氏即微者秦小子憇在蔡下者

若宋向戊卿不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

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駟禮傷教故與諸大夫講公與

盟在禮邲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邲當小

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邲之見貶亦兼有此闕故傳重發之秋大雨雹

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介葛盧聞牛

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傳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

夫元咺及公子瑕咺見殺稱名者訟君求直又先歸立公子瑕非國人

所與罪之也瑕立經年未會諸侯故不稱君衛侯鄭歸于衛魯為

故從諸侯納之例晉人秦人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各使微者圍介人侵蕭無冬天王使宰周公

來聘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如

師報宰周公

傳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不狄

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齊晉與國晉侯使醫

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公食故得知之

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雙

日穀公本與衛侯同好故為之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歆

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一咀此已故賂周治

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殺母弟也公入

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命入廟受命周歆先入

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卿見周歆死而懼九月甲午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

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公從之辭曰

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

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

也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繼而出繼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

城而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

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越國以

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爲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

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

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

而夕設叛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

二邑朝濟河而夕設叛失晉何厭之有既東

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

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成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爲鄭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請擊秦也夫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

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爲亂也吾其

還也亦去之初鄭公乎蘭出奔晉蘭鄭穆公從於

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東晉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大夫石甲父侯宣多以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二子鄭大夫言穆公所以立冬王使周公閱

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昌歠昌蒲菹白熬

形象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嘉穀熬稻黍也

也監虎形以象其文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公既命襄仲聘周未

行故曰將又命自周聘晉故曰行遂自入春秋魯始聘晉故曰初

經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晉分曹田以賜魯故不繫曹不

用師徒故曰取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

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猶三望分野

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三望秋

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無傳自為其子成昏狄圍衛十

有二月衛遷于帝丘狄難也帝丘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

故曰帝丘

傳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

討曹分其地竟界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定至是乃以賜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高平方與縣西
北有重鄉城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

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泚

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讀田而巳非聘享會同也

濟水自滎陽東過魯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夏

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子魯以

周公故得用天子禮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

卜常祀必其而卜其牲白知吉凶牛卜日

日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於

古典慢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

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

下新軍河東間趙衰為卿二十七命趙衰

始從原大夫為卿讓於欒枝今

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居啓

公命祀相筭武乎不可曰鬼神非其族

類不敬其祀飲猶祀祀節夏後相

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言帝立久不

絕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請

改祀命改祀相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各有所常祀

之故公乎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

年洩駕此九
十年疑非一人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

捷卒無傳文公衛人侵狄報前年秋衛人及

狄盟不地首就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

卒同盟踐
土狄泉

傳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

報之晉楚始通陽處父晉大夫晉楚自春夏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也曲沃有舊宮焉

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

命大事將有西師西師適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擊

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車也卜偃杞子自鄭

使告于秦三十二年秦使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

秦大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

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惇心良善且

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其言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八百里孟明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蹇叔之子與師哭而

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在弘農殺有二

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臯夏桀其

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此道在二殺之間

兩山相鐵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必

帝西方詐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

死是間以其深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

敗秦于殺傳于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

入不能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有_其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

及姜戎敗秦師于殺晉侯諱背喪用兵故通

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解之諸戎櫛之不同陳故言及癸巳葬晉

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

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一月公至自齊乙巳公

薨于小寢小寢內寢也乙巳十一月隕霜不

殺草李梅實無傳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

所以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傳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

下王城之北門也免整兵車非大超乘者三

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輕則寡謀無禮

則脫脫易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

滑鄭商从弦高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

十一犒師商行賈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曰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也積厚

又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

遷傳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木則束載厲

兵秣馬矣嚴兵待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

又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

為吾子之將行也示以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

之有具圃也原圃具圃皆圃名吾子取其麋鹿以問

敝邑若何使秦戊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

圍縣西有杞牛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日鄭

有備矣不可異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

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

贈賄禮成而加以敏迎來曰郊勞送去曰

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

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為公如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奉與奉ハ奉不可失奉ハ敵不可縱敵ハ縱敵患生患ハ違天不

也也祥必伐秦祥ハ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

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

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

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

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死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

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梁弘御戎萊駒

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

是始墨後遂常以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

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曰彼實構吾二君寡

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

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

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

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也墮軍

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

美友戒

襄十四年傳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

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

惠不以累臣豐鼓累囚繫也殺人以使歸就

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

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

次待之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

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青掩大德也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一年邾人

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亦因晉喪狄伐晉

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

子白狄狄別種也故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

謂不顧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

焉狄人歸其元首面如生異其有初曰季使

過冀見冀缺釋其妻饁之曰季晉臣也冀晉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

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承事如祭常謹也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與芮欲殺文公在二十四年對曰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子管敬仲相

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

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

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取其善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

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

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

曰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

命卻缺為卿復與之異還其父亦未有軍行

雖登卿位未有軍列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及薨

于小寢郎安也小寢夫人寢也就所安不終于路晉陳鄭

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

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一年門于桔

扶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領覆外僕鬻屯

禽之以獻殺瑕以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

下鄭文公夫人也鄆城故鄆國在發陽晉陽

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水

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

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

子濟而陳欲下辟楚使渡遲速唯命不然紓我

也紓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父乃駕以待子

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

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陽子

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

謂子上曰受賈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

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葬僖公紓元年

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

并聞七月乃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

也文二年乃作主遂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

因葬文通譏之

作主特祀於主

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

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於室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言此

君者謂諸侯以上 烝嘗禘於廟 祭曰烝秋

不通於鄉大夫 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言

春秋經傳集解僖下第七

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八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

無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無傳癸亥月一日天

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諸侯喪天 夏四

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七月而 天王使毛伯來

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諸侯即

年王賜晉侯 晉侯伐衛 晉襄公先告諸侯而

命亦其比也

稱晉侯從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衛人伐

告辭也稱晉侯從叔孫得臣如京師

晉侯于戚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

列已舉故據用會史成文而冬十月丁未楚

世子商臣弑其君商臣穆王也弑君例在宣四年

如齊傳例曰始聘焉禮也

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

其能相入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

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

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而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

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歸餘於終首暮之日三百六十有

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

閏故言歸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時無

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歸餘於

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夏四月丁巳葬僖

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王使毛伯衛

來賜公命衛毛伯字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晉文

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

鄭伐鄆孔達衛大夫匡在晉襄公既

祥諸侯雖諒闕亦因使告諸侯而伐衛及南

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

衛致禍時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

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

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人使

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

故使報伐示已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

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今事霸主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

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而又多愛黜乃亂

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也舉立且是人也也

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可立也弗聽既又

欲立王子職而黜大乎商臣職商臣商臣聞

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

崇曰享江芋而勿敬也江芋成王從之江芋

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宜君王之欲殺女

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

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

曰能大事謂冬十月以官甲圍成王大子官

十八年王以東宮卒王請食熊蟠而死熊掌

其久將弗聽丁未王縊縊之曰靈不瞑曰成

乃瞑言其忍甚未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

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

列兵而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凡君

郎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踐猶履

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

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傳因以此發凡以

明諸侯諒闇則殺之役在僖三晉人既歸秦

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孟

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

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

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聽言則

對誦言如醉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

而答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覆反也俾使也不

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

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經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

衙秦師敗績孟明各氏不見非命鄉也大崩

衙丁丑作僖公主主者般人以柏周人以栗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處父為晉正鄉不能

盟故敗其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夏六

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土熱出自十

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周七月今五月也

不書旱五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大

穀猶有收僖公闕公庶兄繼闕而立廟坐

筵也躋升也今升在闕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

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冬晉人宋人

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秦穆悔過終用五

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禮也僖公喪終此年

也上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蓋公為天子特已行皆禮

傳二十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

王官無地御戎代梁狐鞫居為右鞫居續

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

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二年將戰於殽也晉梁

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白晉襄公縛秦囚

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

以斬囚會之以從公樂遂以為右箕之役其

在僖三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

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其友曰

吾與女為難欲共殺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

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

得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

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無勇

宜見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

言則吾不得復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

屬馳秦師死焉屬屬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

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

遄沮詩小雅言君子之怒必又曰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不作亂

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

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成子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

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至脩

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

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蔡

故日不時例在僖三十三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

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太

夫盟公欲以恥辱晉也經書曰及晉處父盟

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適晉不書

諱之也如不書公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

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討元年衛

穀士書士穀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

強得免今晉不聽故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

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尊

上故曰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

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

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先大後小順

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

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

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

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父。十三世祖。文武

不先不密，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

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相公。父二國。是以

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

后稷。頌，美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信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

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也。詩曰：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君子曰：

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信親，文公父，夏父弗思欲阿時，君先其所

親，故傳以此。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已

欲立而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未遊而廢之。妾織

蒲，三不仁也。家人取席言，作虛器，謂君蔡山其與民爭利。

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祀爰居，三不知

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冬晉先且居

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

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

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

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采盛孝也

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卿申好舅甥

之國脩禮以昏姻也元妃孝禮之始也

經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南平

與縣北夏五月王子虎卒不書爵者天王

假王命周王因以秦人伐晉晉人耻不出秋

楚人圍江自而上而隋有似於兩宋兩螽于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書

而來告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

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

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裂散流

移若積水之漬自壞之象也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十一年陳侯為衛請成

于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

禮也王子虎與傅公同盟於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王叔又未與文公盟故於此顯示秦伯伐

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

埋藏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與入

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

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

者孟明詩曰于以來繁于沼于汜于以用之公

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汜之繁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

不遺鳳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

甫也一人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遺詒

天子也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楚師圍

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隨在雨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救相

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相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相公不

書示威名。不親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木

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

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

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莊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此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

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

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

俱還上。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其顯顯今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

經四年春公至自晉。無傳夏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姑

之狄侵齊。無傳秋楚人滅江。滅例在文十五年晉侯伐

秦衛侯使甯命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

風氏薨。信公母風姓也赴同補姑故稱夫人

傳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

故免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晉夏衛侯如晉拜謝歸曹

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父之業而諸侯服從逆

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

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

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曰貴聘而賤逆之子

遂納幣是君而取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

是卑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內

也主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

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於此是保福祿秋晉侯伐秦圍邠新

城以報王官之役邠新城秦邑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

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

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

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君告故不書

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

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

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也言秦穆亦能衛
感江之滅懼而思政愛於也究度皆謀也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

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不辭又不答賦
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

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

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伴不知此其愚不可及昔諸侯朝正於王

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

陽諸侯用命也湛露日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

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

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

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貶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來貶賜也干犯也庚罪也冬成

風薨為明年王使來合賜傳

經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珠玉

馬口實車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無傳反哭成喪

故曰葬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天子卿也召伯來地伯爵也來不

含本亦作哈戶暗
反說文作珍送終
口中

都音苦
十五季傳獲大城
焉曰入之注得大
都而有不有

及葬不識者不
夏公孫敖如晉無傳秦人入都
入例在
十五季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

許男業卒

無傳與僖公六同盟

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會且贈召昭公來會

葬禮也

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贈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初都叛

楚郎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即

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師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

公于燮滅蓼

蓼國今安豐縣

滅文仲聞六與蓼滅

庭堅

十八季傳杜云庭堅即臯陶字

傳遜稱曰馬承師曰若庭堅即臯陶則文仲不應連言之似且兩人耳羅必曰六臯陶之後庭堅之後傳遜云臯陶字庭堅則重登禹之倫何皆無字豈臯陶字獨傳而餘皆不傳也滯典直例切音曉凝也瀋典乃歷切弱也不能自勝也正義沈滯懦弱亢若浪反曲無所早屈曰亢正義高亢明爽爽曲疏兩切明也克曲勝也

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接

哀哉

莫與六皆事陶後也傷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接大國忽然而亡

晉陽

處父聘于衛及過甯甯虜從之

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言虜

逆旅及温而還其妻問之虜曰以剛商書曰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克與也言各當以剛柔

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夫于壹之其不没乎

陽子性純剛

天為剛德猶不于時

寒暑相順況在入乎

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

論語憲問君子取其言而過其行

可以定身剛則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

以去之為三六年晉晉趙成子欒首子霍伯白

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

也白季胥臣下軍佐也為六年蒐於夷傳

經六年春葬許僖公無夏季孫行父如陳父行

季友孫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再同冬十月公于遂如晉葬晉襄公卿共葬

之制也三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

正義朝廟小於吉朔文之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三猶朝于廟云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

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

常月故闕不告朔急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合二軍蒐三十一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

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使狐射姑將

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趙盾陽處父至自

中軍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襄也

溫往年聘衛過改蒐于董易中軍勝以趙盾

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掌為趙

帥所類反

正義倍世一季情原之蒐衰始為卿世三季處父已專帥侵蔡則處父之屬

成子未有多年蓋情素相親而黨於趙氏耳非專以嘗為其屬也

周礼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云云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故黨於趙氏且謂趙者能曰使能國之利也

是以上之宣乎於是乎始為國政宣趙制事

典典常正法罪輕重辟獄刑理也董道逃董

也由償由用也治舊濟治本秋禮賤

不失續常職備廢出滯掩能也既成以授大

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賈佗以公族從文公公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

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

不越竟故因秦伯任好卒任好秦以子車氏

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詩秦

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

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

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詩大雅言善人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建立

詩云披蒼者天獵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詩瞻仰之篇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傳云珍盡瘁病也

正義天子所有分
而与之故云子之定
四字傳稱少曾云
以大略大祈之類皆
是也

昭十三年傳子產曰
貢無藝小国有制
所以得罪也又曰貢
獻無極亡可待也

準

論語云治長
子曰再思斯可矣

以司之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分之采物旗

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善言遺我為之律度律

度量所以以陳之藝極藝准也極中也貢獻多

又曰貢引之表儀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

訓典訓典先教之防利防利與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

秩官司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

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

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秋季

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季文子

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文子曰備

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過

求何害所謂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

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好善而長先

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

正義曰字有聲相近而
為訓者鬼之為言聲也
春之為言蟲也其類
多矣於聲也除故為
除也服虔作舒舒緩
也

辟匹亦友

偏彼力及姑其妻

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

君有此四德者難必行矣行除也賈季曰不如

立公子樂樂公之子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

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

人也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

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毋淫

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

君故讓偏姑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偏姑姑姓之女生襄公

讓使世子故杜祁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

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先君是

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

秦大而近足以為接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

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

士伯也士會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

殺諸郟郟地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

易以易以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九月賈季使

續鞠居殺陽處父鞠居，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

侵官也。君已命師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

襄公十一年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鞠居，十一月無丙寅。

寅丙寅，十一月必無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

其祭，祭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冓之佞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

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

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怨。夫子禮於賈

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之寵位。

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

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

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致閏以正之。時

以作事，順時，事以厚生。則年豐，生民之道

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僖廿二年伐邾
取須句及其君
秋戰升臣敗績
世三季伐邾報升
臣之役

薄也也典引僖廿
四年傳也義

經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之封內

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須句也例在襄十三年遂城部因伐

邾師以城部魯邑下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二十年與魯大夫盟於垂隴宋人殺其大夫宋人攻昭公并殺二大夫故以

罪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廢嫡而外求君

故貶稱人晉講背先蔑而夜薄秦師以戰告晉先蔑奔秦不言之出在外奔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

扈扈鄭地熒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書會人趙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

其冬徐伐莒不書將帥徐夷告辭略公孫敖如晉涖盟

傳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三

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邾文公子子叛在

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大夏四月宋

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公孫友為

左師目夷樂豫為司馬戴公鱗臯為司徒相

孫公子蕩為司城相公子也華御事

為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將

成麻廕典引亦推注曰今俗呼樹蔭為麻廕疏曰庇蔽也
應於鳩及麻許求友葛藟之詩王風葛藟之篇序云周室衰棄其九族焉毛傳云興也
正義云比之隱者謂之興之顯者謂之此云此傳也取庇根理淺故以爲比毛意遠取何潤義深故以爲興

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故君子以為比謂

人取以比沉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

斧焉者也縱放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

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

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殺公

孫固公孫鄭于公宮昭公所欲去者六卿和

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昭公即

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

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一名殺者殺故各不稱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

衛故有呂卻之難傳二十一十四入乃多與之徒衛

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

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

襄公夫人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

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

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今君

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弃之若何宣子與

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福畏國人以大義來偏已乃背

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

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狄射姑荀林父佐上軍

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

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先蔑上會逆公子于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

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車右戎御猶在戰董陰晉地

宣子曰我若受

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

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

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

馬馬羣食潛師夜起於寢營也成子敗秦師于

令狐至于朝首已刃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

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朝首相接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

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

板凡伯利厲王也
上帝板之下民平瘳
傳板之友也
第三章
我雖異車及亦同
僚我即亦謀聽我
置焉我言維服勿
以爲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
義服事也

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捕將攝鄉以往可也何

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弗聽

為賦板之三章詩大雅其三章義取獨堯

二十八年林父將又弗聽及荀伯盡送其

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荀伯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

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不能免於此焉用之何

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非義之也

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及歸遂不見責先

正卿而不匡匡諫且俱出奔惡狄侵我西鄙公

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

鄆舒狄相讓其伐魯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

可愛夏日可畏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危晉侯立故也公後

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不

後至十字重執摠
書諸侯之意也實
非諸侯之罪而與罪
諸侯同文故云辟
不教解詳國惡
之義也
正義不教猶不達
諸國皆在云獨後
至是云不達於事
辟之之不達於事
詳云罪而歸責於
諸侯者若諸侯
無功然
傳遜辨傳九三年
傳文云惡其禮
而辟除之不書其
名者未嘗與之同
盟者耳與此傳文
同意猶云懲不恪
也書不共也云蓋
此傳以爲不教達
於事不及諸國會
盟故辟之使若不與
於會者
罪諸侯摠書諸侯
例十五年盟于扈

所會謂不具列
公侯及卿大夫
後至不書其國
辟不教也
此傳

還自釋凡
穆伯娶于莒曰戴也
生文伯其娣

聲也生惠叔
穆伯公孫敖也文
戴也卒又聘

于莒莒人以聲也辭則為襄仲聘焉
襄仲公孫
孫敖從

父昆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
見伐故穆伯如

莒蒞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
鄆陵莒邑

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

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

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

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

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

從之為明年公孫
胥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

衛不睦故取其地
日往日取衛
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

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

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

夏書此虞書大禹謨之文也以其夏禹之言故傳認之夏書正義

夏書曰逸戒之用休有休則戒董之用威董

也有罪則督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督

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

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

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

生民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

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宜

予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經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

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壬午八月五日乙酉八月五日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乙酉八月五日也

暴鄭地公子遂不受命而盟且去公孫敖如

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無

為火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

皆書節司城奉身而退故

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匡本

衛邑中屬鄭，丑達伐不能克。今晉且復致公。

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

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夏秦以伐

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在七年。秋襄王崩。

為公孫敖如周用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年盟扈，公後至。冬

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息之盟也。遂會

伊維之戎。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

子遂珍之也。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穆伯

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晉，從已氏焉。已氏，宋

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夫

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乳叔

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

公子蕩，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

貴之也。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

正義
卿違從大夫昭七年
傳文也請宋復之
事在十一年

故言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於

皆復夷蒐在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先

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從之狐偃趙襄有

先克奪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禦秦師於董

先克中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先克中

亂為明年殺子先克張本

經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金以共葬事雖踰

使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

師辛及葬襄王卿共葬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下軍佐也以作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無傳

廟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楚

人伐鄭楚子師於狼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

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無傳秋八月曹伯襄卒

無傳七年九月祭酉地震無傳地道安靜冬

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辭與秦

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櫛衣服曰櫛秦辟陋故

袁

求

來者葬曹共公無傳

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

亂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以殺先都梁益耳正月

十九日經書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

故曰不書王命未葬也十月莊叔如周葬襄

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

得不書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

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陳師狼淵為伐鄭捷也囚公子堅公子者及

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

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

緩也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曾孫公子遂獨不在黑者諸魯事自非指為

其國喪服上則皆從國史不同夏楚侵陳京

壺丘壺丘陳邑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

夷伐陳子朱息陳人敗之獲公子穀陳懼乃

及楚平以少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

我扶廢反曲意代

貉武百夏

子越司馬子良之子
子良令平子文之弟
世家云熊渠九年卒
子熊儀立是為若敖
七年卒子熊坎立
是為霄敖
宣四年傳初若敖娶
於邠生鬬伯比若敖卒
任其母畜於邠淫於
邠子之女生子文云
鬬氏殺文王弟令平子
元以子文為令平見
莊九年傳
若敖六年其信長年傳
及子文卒子揚為令平
子越與焉賈穀之子
越為令平又殺焉賈政
莊王戰遂滅之
翟泉盟信九年
檀弓曰衛將軍文子之
喪既除喪而後越人
來弔主人探衣練冠
特於廟垂涕洟子游
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
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
其動也中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叔文從子傲不敬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

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君之敵器破下臣致

君也為宣四年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櫜若敖氏張本

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翟泉之盟

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諸侯相弔賀也雖不

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

當事書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無忘過厚之好

經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無傳公與

夏秦伐晉不稱將帥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

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闕蘇子周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

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少梁馮翊夏秦

伯伐晉取北翟報少初楚范巫肅似范

孟平必反

魯盟諸侯也冬狄侵宋無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

正義強捷也無病而死謂被殺也

林子西亦自經縣繩偶絕

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

之後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

西子西縊而縣絕在傳二十八年王使適至遂止之

使為商公商楚邑今上維商縣公漢汾江將入郢公順流

王在渚宮小州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

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陳

王使為工尹掌九百一十之官又

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

及仲歸仲歸子家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項王立故也衛十年秋滅溫蘇子奔陳侯鄭

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陳鄭

於司馬不書者宋鄭執甲苟免為楚僕任受役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故不列於諸侯宋鄭

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

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

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宋

麋九倫反

麋

於司馬不書者宋鄭執甲苟免為楚僕任受役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故不列於諸侯宋鄭

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

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時楚欲誘

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宋

孟音于

甄吉然反典陣名
燧音遂內則左佩
全燧右佩木燧佳全
燧可取火於日者木
燧鑽火也

詩羔民之第序云
平吉甫美宣王也任
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第五章維仲山甫柔
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於寡不畏疆禦
茹如呂反典食也禮運
茹毛飲血
說隨民勞第第三章
序云呂維仲山甫王
也傳云說人之善隨
人之善
說九委反典歡也禮
也說也

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田獵期思公復遂

為右司馬後遂楚期思公子朱及文之無

畏為左司馬將徹張兩軌故置二左司馬命

夙駕載燧燧取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其

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

當官而行何疆之有子舟無詩曰剛亦不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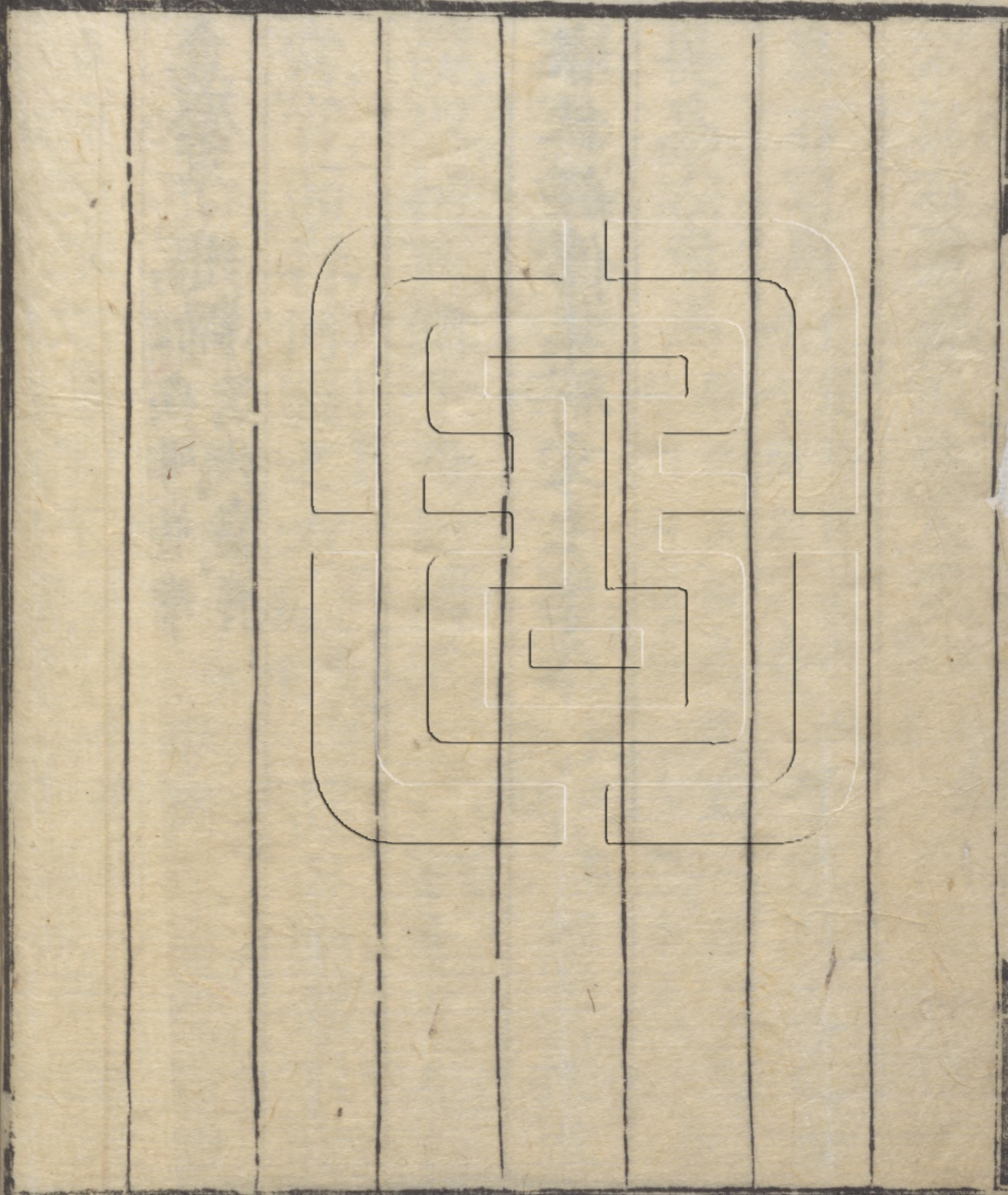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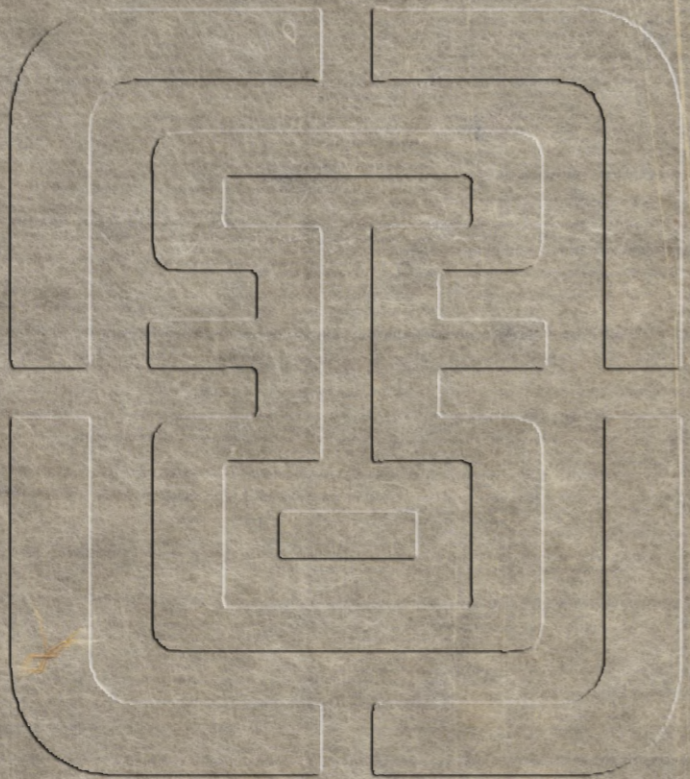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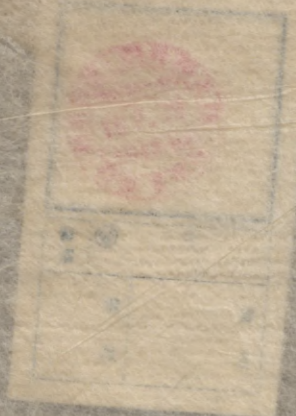
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毋從詭隨以謹罔

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是亦非辟疆

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一年宋厥貉之

會麋乎逃歸為明年楚

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八



Fragmentary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右" (right) and "左" (left) written vertically.

